

观潮

大手牵小手

袁省梅

吸引我走进这间小店的是玻璃门里摆放的一架一架的书。走进来,才知道是一家有关幼儿阅读的培训班。我知道,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培训机构多如牛毛,有关学龄前孩子的也不在少数,书法、美术、音乐、舞蹈、识字、计算、英语、体育等方方面面的,唯有这种教孩子阅读的培训班,孤陋寡闻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门边的桌子后站着个小小年轻女孩,瞟了我一眼,说了声你好,不等我说话,她低头去看电脑了。有三四个年轻人坐在当屋摆放的桌子边,手里呢,无一例外地抓着手机在专注地看。

店实在太小了,走不了几步,就是一圈。仔细看去,环墙而立的三面书架,上上下下的多层隔架上,挨挨挤挤的书虽然不少,类别却极其单一,大多是幼儿绘本、童话和漫画书。当我站在门边女孩的桌前时,看见桌边有个小小的显示屏,正在播放几个孩子围在一个大人身边做游戏的画面。我跟女孩聊起来。原来显示屏里播放的是隔壁间培训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的视频。女孩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去看看。说完,她的脸葵花般又转向电脑。我没进去,孩子们正在上课,一个陌生人突然进来,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当我问起课程安排和收费情况时,“葵花”倏地离开电脑,从桌子后走了出来,满脸歉意地转向我,一项一项介绍得耐心细致。我看了一眼玩手机的人,问女孩那几个人都是家长?女孩点点头。我指着视频问她,家长可以参加游戏吗?女孩说,当然可以,任何一节课家长都可以参与。那他们为何不进去呢?女孩笑着摇头,没说话。

走出小店的时候,里间的课还没结束,视频里,老师还在跟孩子做游戏。而等着接孩子的家长呢,也还在低头看他们的手机。似乎是上课,只是孩子和老师的事,跟他们没有关系。孩子在这样的阅读游戏课上,高兴还是不高兴,兴致盎然还是索然无味,只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家长们的任务就是花钱报班、接送孩子。其实呢,早期阅读并不在于单纯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提升欣赏美和理解美的能力,还要让孩子通过各种途径,接受各种信息,形成看、听、读、写一整套的养成性教育,为今后的学习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因为存在个体的爱好和认知水平的不同,这些活动呢,很多时候需要家长为孩子创造,帮助孩子完成。

若是家长每天与孩子有一会儿共同的时间,或者是一周甚至是一个月也好,挑选一本适合孩子且孩子喜欢的书,大手牵着小手,跟孩子成为读友,共同享受阅读时光。读完鼓励孩子讲述故事情节,即使他的讲述有偏差,家长要做的也不是干预,而是认真地“袖手旁观”和有耐心地倾听。只有当孩子提出问题,有了求助的信号,家长才应该及时给予启发、引导和回答,使阅读得以延续,继而拓展、拓宽。故事的重点情节,有趣部分,家长有意地逗留、重复,示意孩子试着去感受,帮助孩子加深对读本的理解。不管如何,保护孩子的阅读兴趣比从阅读中得到多少知识更为重要。日子久了,孩子自然会吧阅读当作一件快乐的有意思的事情,也自然会爱上阅读。

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迈入孩子的感知世界,尝试以孩子的角度和理解能力,感受他们或单纯或复杂的思想,体味他们或欢喜或悲伤的情绪,让自己和孩子成为快乐的阅读伙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而孩子最显著的特征是充满了情绪色彩,他们的行为极易受成人的感染和身边环境的影响,越小的孩子越是如此。家长情绪的代入、好恶的判断,对故事里人物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孩子的阅读兴趣,乃至性格的养成和人生观的建立。

若是家长给孩子跟前塞一本书,不管不问地只管自顾埋头看手机,孩子能否安静阅读、阅读习惯能否养成,还真的让人担心。而这种仅仅依赖一年两年的阅读培训班,孩子能否养成翻开纸质书进行深层次的阅读习惯,同样让人生疑。

走了一段,回头看那家小店,灯还亮着。

漱小说

老箱底

李国选

孙女和孙女婿办完登记手续,兴冲冲地跑回来,将结婚证书给了我,我和老伴儿。

从那天开始,我们夫妇的话题就围绕孙女的婚事打转转。孙女是我和老伴儿从小带大的,看着她牙牙学语,陪着她学习成长,转眼间她就要嫁人了,心里分外不舍,晚上睡不着,我俩掐指算着,要给孙女准备什么样的嫁妆。我是个“甩手掌柜”,平时油瓶子倒了也不知道扶,现在遇到了这样的大事,一时没了章程,只等着老伴儿发话。不料老伴儿说:“不急,咱有现成的。”见她一脸轻松的表情,我疑惑地问:“有现成的,在哪儿呢?”她随口答道:“咱有老箱底呀!”“啥老箱底?”她笑而不答。

第二天早晨,还在酣睡中的我被打通一声惊醒,睁眼去看,原来是老伴儿从凳子上蹦下来,手里抱着从吊柜里拿出的一个大包裹,打开来,里面是两条毛毯、两条绣有精美图案的缎子被面。见我诧异的眼神,她自豪地问:“咋样?咱这老箱底还行吧?”说罢,她坐到床沿,拍拍其中的被面,满脸凝重地问我:“还记得吗?这是你第一次领我见公婆时,婆婆给的见面礼。”

老伴儿的话使我想起50多年前的往事。那时,我是师机关的一名年轻干事,她被分配到矿山当统计员。我带她回老家见父母,二老满心欢喜。谈到结婚的事情,母亲打开炕柜,翻出压在柜底的布包,打开后拿出一块被面,只见上面绣着龙凤呈祥的富贵图案,在灯光照射下,金丝线熠熠发光,这在穷困的乡下,这绝对是稀有之物。母亲双手摩挲着被面,激动地说:“这是

你爹被农场评为先进得的奖品,足有十来年了,这被面成色好,我就想着将来送给儿媳妇。”她深叹了一口气,颤声说:“可惜我不能给你们准备‘两铺两盖’,家里实在拿不出像样的其他物件。”母亲的眼神流露出深深的歉意。

20世纪60年代末,生活水平有限,我们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同一宿舍的战友搬出去,两张单人床合在一起,军被一放,就算是新房了。缎子被面太珍贵,我俩掂量再三舍不得用,还是把它放在箱底。没想到这一放就是50多年。另一床缎子被面绣着大朵的牡丹,显得华丽无比。那是我参加师教导队集训,当地举办苏杭丝绸产品展销,我利用午休时间赶去选购的。集训结束,我兴冲冲地把被面带回家,并提议做床新被。可妻子却不同意,说盖啥样的被褥还不是过。我无奈地说:“看来这床被面也得压箱底了。”她嫣然一笑:“那是,留着娶儿媳妇的啊!”但是,这老箱底并没传给儿媳,记得儿子结婚时,老伴儿曾把被面拿出来过,但当时儿子和儿媳在另一个城市工作,儿子嫌来回搬被子麻烦,缎子被面没来得及做。如今孙女在身边,这“老箱底”给孙女再合适不过。

“老箱底”还有两条毛毯,那是我因工作出色,两次获得的年终奖励,纯羊毛的,厚厚实实。记得有一年冬天,营房锅炉发生故障,三天没取暖,我提议拿出毛毯夜里压脚,妻子却翻出了闲置的军大衣。我责问:“那毛毯留着干啥?”她回答的还是那句话:“留着娶儿媳妇。”

如今,孙女要成家了,老伴儿翻出“老箱底”,戴上老花镜,动手缝被子,置办“两铺两盖”。儿子和儿媳打电话听说老伴儿在自己做被子,极力劝阻说,年轻人谁还喜欢这些,商场里新式的羽绒被、蚕丝被,什么样的没有,何必鼓捣那“老古董”?老伴儿严词拒绝:“‘老古董’怎么了?这东西有长辈人的寄托,有你爸和我的心,情缘难断啊!”老伴儿执意穿针引线,进行她那庄严的“事业”。看老伴儿一针一线地劳作,她那爬满鬓角的白发让我心头温热,两眼发酸,回想自己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把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很少顾家,全靠老伴儿操持家务,勤俭持家才积攒下这“老箱底”。

“两铺两盖”做好了,老伴儿郑重地退后审视了好一会儿,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满意地说:“妥了。”那神态仿佛艺术家欣赏自己的杰作。我打电话叫来孙女、孙女婿,但心里还是忐忑,万一孙女、孙女婿不喜欢怎么办?没想到,到

女看到那红艳艳充满喜庆的缎子被,一下抱住老伴儿说:“谢谢奶奶,这被子太美了,何况是您一针一线缝的,盖着它一定像小时候您抱着我一样的温暖。”老伴儿和孙女的脸上洋溢着美丽的缙被,让整个房间洋溢着幸福快乐。

追寻古村落的时光

(组诗)

孙琳

神奇笔架山

天桥,随着潮汐的涨落
时隐时现,天然卵石通道
似蛟龙浮现海中

你穿越千年,踏浪而来
瞬间,摇醒前世的记忆
多想放一支笔于山上

蘸着碧蓝的海水,写下当年赶考人
善恶的结局,隐忍的、破碎的
雕刻刀和脆骨头

在渐渐黑暗的暮色中
举着扬善惩恶的旗帜
三清阁的飞檐翘角

停留在风中,细数景观
我的眼里,含着史诗的厚度
欢心与忧虑,装不下目光所及

为你停留

我多想用你脊背上的笔,用我的目光
写下,你的景致,在若隐若现的天桥上
抚摸你千万年的昼夜

写你的楼阁亭榭,用我苍白的语言
写下,起伏海浪,妩媚,柔软
随风舞动着实善美

写你的游船如织,用我的心跳
写下,你殿宇、阁楼的细腻
按住在长久沉醉中的喘息

写你的纯真,用我的成熟
写下,当年那两个赶考人的结局
恶人压在你伟岸的身躯下,颤抖着灵魂

写你为我停留,用我的渴望
写下,我深一脚,浅一脚的朝拜
苍茫和荒芜,就在内心海潮般
涌动的时刻

画廊谷

山清水秀,在画廊谷
四季的风景,变换色彩
让暮春的模样
重复一朵花的渴望

我来,或者我去
阳光,树木,水流,依然涂抹时光
并用一支画笔
定格永恒的记忆

黄昏,一位老画家端坐椅上
眼前的画布,赤橙黄绿青蓝紫
小村的炊烟和头上的白发
在风中袅袅飘飞

五月的浪漫,容得下酸甜苦辣
靠近辽阔的写意
穿过春梦的我们
聆听远方的呼唤

追寻古村落的时光

谁的脚步,在荒芜的石板台阶上
费劲地攀爬
谁的思绪在幽深逼仄的小道上行走
苍白的语言,摸不到曾经的光和影
飞逝时光,幽香沉静着大大的问号

大山皱褶里,奏响百年古韵
岩石,用坚韧举起一束鲜花
流水,用思念掏出火焰
白色的槐花,用香味呼唤爱情
木格窗上,用月光呼吸剪碎的旧事

青瓦排列着,暮晚,风的追忆
石头砌成的老屋,折叠着一个格子梦
马上挂村,高举一个鸟巢
一只又一只小鸟
飞向蓝天

山脊的云,在风中招摇
盛开的槐花,逸透花香
屋檐下垂挂的玉米,找不到旧日的时光
梯田上一寸多高的秧苗
仿佛村庄额头,白发枯萎

依山而建的青瓦房屋
在阳光下,追随着渐行渐远的背影
一把铁锁,锈迹斑斑地诉说
曾经的故事,青草的火焰
点亮了每一个鲜花般的日子

古树下,谁踟蹰的脚步
含着词语的生机
石墙上坐着老者,在太阳下打盹
青春的期望,是鲜花一样的见证
旧日时光,在尘埃里铺开细节
一缕暗香,渗透了岁月的老歌

记忆,飘落着尘埃一样痛
谁打开古村关闭已久的大门
大声朗读被惊扰的流年
剪下岁月的倩影,洒湿古村曾经的
繁华和衰落,浇灌故乡的妖娆



插画 胡文光

女儿的翅膀

宫春子

女儿一家人去意大利,三天又三夜,时间不长,但也不短。我独自在家留守,当然,我是在异国女儿家第一次单独留守。

我不是第一次到德国,而且这一次已经住了很多天,虽然不会德语,但在女儿家附近转转,去超市买买吃吃喝喝也还自如,特别是间或也能借助手势、借助微信小程序与德国人聊几句。女儿一家人在家时,每一天,我都很忙碌,做该做的事,干该干的活,空闲下来,也包饺子也烙饼,还时不时叮嘱那个,以为自己很能干,以为自己很年轻,以为自己已经验多。

女儿一家人去意大利的前一天,女儿特意去亚超给我买回来很多吃的喝的,有主食有辅食,有菜有肉,有干果有零食有甜点。女儿还叮嘱我冰箱里储存了这个储存了那个,仿佛要把一圈大饼挂在我脖子上,让我三天九餐,餐餐张嘴就能吃到。女儿还叮嘱我:出门别忘了“手、钥、钱”,特别是出门倒垃圾,千万别忘带钥匙,否则进不去家没有手机联系不上,没有护照住不了店,也无法求助别人就惨了,等等。曾几何时,这些都是我唠叨和叮嘱的事。什么时候,

女儿开始给我减去年龄,而且减去60岁,把我当成小孩了?

年轻真好,减去60岁虽然有点小,但

不是女儿第一次给我减年龄!当然,以前也还没有60岁可减。

记得是在女儿小升初的暑假里,我带女儿去大连玩。那是上世纪末,在大连回丹东的火车上,我们遇到了一伙儿骗子。那伙儿骗子用外币低价兑奖换人者众多。女儿那年12岁,她把她的包紧紧攥在手里,告诉我不要参与,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假若真掉了馅饼,也不是给人吃的,而是用来砸人的。果然,又过了几站,得逞的骗子一个个找理由下了车,等一车人醒过神儿,很多人已用真的人民币换来了几乎是废纸的秘鲁币。当时国家虽在打击骗子,但等着破案不知何年何月。面对诱惑,女儿不贪不图,那时,12岁的女儿为我减去了40岁。

也还记得大约是15年前,女儿将要参加高考,那年深冬,吉林大学新闻专业可以加试作文及语文,拿到加试好成绩者可降分录取。数九寒冬,我带女儿去吉大加试,因为吉大校区太大,也因为前一天去看考场时有偏差——一位热心的吉大老师领我们看错了考场,还因为当时的我正患感冒,看过考场就去附近医院挂点滴。第二天到了考场却不见其他考生,茫茫一片白雪,学校因放寒假不见一个可问路的人。考试时间临近,我和女儿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吉大的雪地上狂奔

寻找,终于在最后一刻找到了考场。因感冒也因着急,找到考场后我就瘫坐在雪地上。女儿进考场前回头看到瘫在地上的我,便气喘吁吁地对我喊:妈妈,找个暖和的地方等着,放心,不影响我发挥。那一刻,我心里一热,眼里涌满了泪水。女儿这么重要的考试遇到特殊情况,不抱怨、不乱阵脚,反而安慰惊慌的我。那时,女儿为我减去了45岁。

也还记得大约是在9年前,我买了车,去上车牌时,丹东车号刚用字母D。我上车牌照时,可以选99D99、66D66、88D88等等。我喜欢9和6,就想想选这两个车牌的任一个。女儿不让,她说:这几个车牌号在人们印象里都是需要加钱才能上的牌照,也许这种号码以后可能升值,但也可能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车牌只是个代号,选一个普通号就好。面对浮华,女儿内敛踏实。那时,女儿为我减去了50岁。

我知道,女儿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成长,我也一直很想用自己的肩膀托高女儿,用自己的羽翼护佑女儿。而当我看到女儿的羽翼渐丰渐长,并开始用自己的翅膀护佑我时,我的内心盈满了欢乐,盈满了喜悦,盈满了温暖。

有女儿真好!

带上诗心去旅行

(组诗)

吴东娜

带上诗心去旅行

成长的信使捎来信笺
人生的这场旅行已过半
接下来的旅程,要我带上一颗露珠
还要带上一缕阳光
我说,好吧,我长点记性
再带上一颗诗心

于是,我爬上了好汉坡
透过青砖一览曾经的大秦疆土
把露珠洒向群山峻岭中的葱翠
让阳光照亮长城的每级台阶
把一颗敬仰之心安放在这片土地上
然后轻松快乐地带着诗心出发

雨,轻轻落

闷热的夏晚,父亲和母亲
坐在门口的一截树桩上
他们摇晃着蒲扇轻语着
不一会儿,摇来了一阵微风
又摇来了一片乌云

雨,轻轻地打着
门前遮阴挡阳的大榆树不在了
爷爷搭建的遮风挡雨的门楼不在了
父亲把自己的背心脱下
盖在母亲的头上
母亲挽着父亲
咧开已经没有几颗牙齿的嘴

转圈圈

叶子转着圆圈离开了枝干
都说枝干不懂得挽留
因为,枝干在一个又一个的春天
还会遇到许多新的叶子
它们都会转着圆圈,最后离开

这座城市,很多人来了,又走了
一些人还在转着圆圈,不想离开
或许是想,在最后的光阴里
静静地转着圆圈
选择远距离默默地守候
或许,下一刻会和那些叶子一样



插画 董昌秋